



類函 三二



卷六四
四設官
六五
五設官

1703
427
92



4 3
第
卷



新嘉坡圖書館

此係明治
卅八年
八月
廿一日
由諸君
以贈

新嘉坡圖書館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設官部四 宰相

宰相一

應劭風俗通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黃帝得六相

而天地治神明至 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

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虞舜臣堯 為堯舉八凱 蒼舒

即垂益禹皋陶之倫也庭堅則皋陶字使主后土 后土

七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 揆度成舉八元 伯奮

叔獻李仲伯虎仲熊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 內諸

夷謂之十六相 亦曰十族及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宰相

仲虺為之伊尹號為阿衡仲虺臣名為湯左相武丁得傳說爰立作相王
置諸其左右武丁殷之高宗也得賢相傳說于周時召
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亦其任也秦悼武王
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茂為左疾為右
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為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
則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漢官儀云皆六國時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
助理萬機秦初有左右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至
二世復有中丞相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無三公官
即位一丞相綠綬高帝三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即漢初丞相當有左右今言一丞相或漢
書之以蕭何為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為相國何薨以曹

參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
丞相月俸錢六萬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
古者民謹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
三公官三光日月星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
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
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
效於是上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
夫改為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
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為宰相薛宣韋賢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又蕭望之謂朱雲曰吾備位將相蕭嘗任御史大夫及前將軍

謂監領約卷一曰

宰相

二

帝復罷大司空

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祖置御史大夫次丞相與丞正法度以

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次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敘所以尊

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今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丞相從之

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為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

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

弘始也到光武絕不復侯或自以際會授立見封漢儀注曰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

內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故且先賜爵關內侯白事教令稱曰君侯亦謂丞相為上

相陸賈謂陳平曰足下位為上相是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

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皇帝見丞相起

謂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乃坐贊稱曰敬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其迎謂者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下

車也黃門郎尤重者或侍中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

夫賜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稱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

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宜為黍米不當信稷月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

矣非必繫於米也蕭何為相國將裝曹參代參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涼擇郡國吏木訥于文辭重厚長

者即名除承相史史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不事曹參日夜飲醇酒及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教若

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旬月取是與又田千秋無他才學功勞特以一言寤主

字少卿為丞相封富民侯前代未有也又宣帝時丙吉

休告終無按驗客或曰君侯為漢相盛吏成其私然無

所懲艾乎言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憂焉
揚善吉嘗出逢羣讎若死傷橫道吉不問過之及逢人
逐牛牛喘吐舌止驛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掾吏怪之
問吉曰小人對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吾備宰
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
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又韋賢
字長孺為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私第丞相致仕自賢
始也又孔光將拜丞相已刻侯印書策未拜上暴崩
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又薛宣為丞
相相府辭訟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導用薛凡丞相府
侯故事然官屬議其煩無大帶不稱賢相

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眾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前代
有蒼頭字宜祿至漢代有所謂丞相至於中元以後事歸臺
閣則尚書官為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二年復置丞

相而以曹操居之又有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吳
左右丞相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
樞機之任說在中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
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為之晉景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為
之晉文晉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
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與司徒其後
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
多為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
之職晉趙王倫梁王彤成都元帝渡江以王敦為丞相
轉司徒荀組為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為留府敦不

設官部 尚書類函卷六十四 宰相

受成帝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以為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相國丞相皆袞冕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元玉相國則綠鑿綬也齊丞相不用人以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為贈官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自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並掌機密張華

為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東晉庾亮庾冰相次為中書監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庾亮以法裁物頗失人心至冰經綸時務升擢後進朝野注心咸曰賢相殷浩為揚州刺史參綜朝權王敦為大將軍侍中上表曰臣備位宰相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省事宋文帝初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後以江湛王僧綽俱為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左衛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初王弘為江州刺史加侍中後微輔政以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等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息云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湛憂去職後徵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沈演之為侍中衛將軍文惠王曰侍中領衛俱為優重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齊王儉為侍中尚書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謝安蓋自况也明帝顧命江祐兄弟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更日敕時呼為六貴皆宰相也梁何敬容初為吏部尚書侍中時徐

尚書監白卷六十一日

宰相

勅為僕射參掌機事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敬容
遷為僕射掌選事侍中如故此並為宰相後敬容
他官參掌如故又王訓為侍中武帝問敬容曰
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
庸歷代掌機密此則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機
管朝政或單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為宰相也
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內官若沈演之其例不
非宰相蓋在當時委任而已晉宋以來宰相皆文武
自逸何敬容獨勤庶務為代所嗤鄙姚察曰魏正始
晉之中朝俗尚於元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
文案不復經懷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
乃勞乎宋代王敬弘身起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
流遂遠觀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
朝經廢於上眾職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
風敗俗而更何國體之
識理見譏薄俗者哉
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

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神瑞元年置
八大人官總

樞密之任說在侍中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

右各置府寮然而為宰相兼持朝政者亦多為侍中趙

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

官隋有內史納言即中書是為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

柳述為兵部尚書參掌機事又楊

素為右僕射與高顯專掌朝政

宰相尚書左僕射亦不為宰相其間或改為納言內史

令也共有四員其僕射貞觀末始

加平章事方為宰相見僕射篇

以他官參掌者無定

貞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勤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也永崇弘道之際裴炎為正議大夫守侍中崔知溫為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劉齊賢為中大夫守侍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按此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三品耳當時權時之制其後亦有階卑為侍中中書令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者即更不言

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置裁行文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亦漢行丞相付自今以後認疑有不穩必須執之

事之例也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自先天之前後漢書曰周澤行司徒事如真

其負頗多景隆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為限或多則三人武后聖曆三年四月敕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開元

十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百戶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天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勳賢並建故備位者眾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舊制起居舍人及起居郎唯不得聞武后時文昌右丞姚璿以為帝王謨訓不可無紀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而知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則宰相一人撰錄每月封送史館謂之時政記自璿始也

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三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為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筆每

增德宗時常袞為相奏貶中書舍人崔祐甫每日設官部

為潮州刺史上以為太重貶祐甫河南少尹初肅宗之
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
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
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
代二人署名奏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向
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袞
為欺罔大駭乃貶袞為潮州刺史以祐甫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無常
負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師為之其上
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

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兼修國史並除焉

范質昭文學士王溥兼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此三相例也唐以來三大館皆宰臣兼之宋仍唐制

知政事堂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磚位敕尾

署銜降宰相一等

乾德二年以趙普為相上欲為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問陶穀下宰相一等何官穀引唐參知政事為對時薛居正為樞密直學士呂餘慶為兵部侍郎乃命二人以本官兼不宣制押班蓋未欲遽用與普齊也史臣曰按唐參預朝政參知政事等職皆宰相任也高宗嘗欲用郭待舉參知政事復以其資淺上令同承受平章事

至道二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二年詔復如舊制

參政押敕齊銜行並馬自寇準始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後遂不易

同平章事者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敕惟宣敕除授者敕末存其銜而已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皆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宗矩為樞密使命下無宰相書敕使問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太和甘露事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書敕實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書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勅上從之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二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獨中書取旨而門下尚書之官為首相者不復與朝

廷議論時王珪蔡確俱為宰相確奏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遂以兩僕射行三省事而確為次相專政珪不復預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自紹興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復為左右僕射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參酌三省之制舊尚書左僕射今改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尚書右僕射今改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

設官部

綱鑑類考卷六十四

宰相

九

詳定敕令所言近承詔旨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令
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緣舊左右僕射
非三省長官故爲從一品今左右丞相係充侍中中書
尚書令之位即合爲正一品從之丞相官以大中大夫
以上充參政以中大夫以上充常除二員或一員嘉泰
三年始除三員故事丞相謁告參預不得進擬惟丞相
未除則參預輪日當筆多不踰年少纔旬月獨淳熙初
葉衡罷相龔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創見也 遼北面
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皇族四帳世預其選南
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國舅五帳世預其選各有

左右宰相二人下有總知軍國事知國事南面有大丞
相左丞相右丞相平章事參知政事等官列于中書令
下有左僕射右僕射等官列于尚書令下遼有五京聖
宗時設東京中京南京宰相府各有左右相左右平章
政事統和二十一年七月召北府宰相蕭塔烈葛南府
宰相漢王貼不及南北院樞密使等賜坐論古今至道
金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正一品平章政事二員從
一品爲宰相掌丞天子平章萬機左丞右丞各一員正
二品參知政事二員從二品爲執政官爲宰相之貳俱
列于尚書令下海陵天德三年五月以戒敕宰相以下

官詔中外世宗大定二十四年閏十一月制外任官嘗
為宰執者凡吏牘上省部依親王例免書名二十五年
十月以宰臣年老艱於久立命左右置小榻廊下使少
休息章宗明昌三年尚書府奏知河南府程嶧乞進封
父祖權尚書禮部党懷英言宰執改除外任長官其佐
官以下相見禮儀皆與他長官不同其子亦得試補省
令史且祖父封贈禮當不同合與宰執一例封贈從之
承安三年四月諭有司宰相遇雨可循廊廡出入宣宗
興定三年四月以天暑詔宰相四日一奏事 元宰相
正一品銀印統百官率百司居中書令之次令缺則總

省事佐天子理萬幾初職官未勅太宗始置右丞相一
員左丞相一員世祖至元後尚書省與中書省更變不
一丞相增減無定武宗至大四年尚書省仍歸中書丞
相凡二員自後因之不易至正間復有添設左丞與右
丞之名平章政事四員從一品掌機務貳丞相凡軍國
重事無不由之文宗至順元年定置自後因之至順帝
時復有添設第三平章之名至元十五年上諭昂吉兒
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爾
縱有功宰相非可覲回回中如阿合馬阿里皆才任宰
相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或可以相位處之耳 明宰

相建置沿革詳內閣大學士中

宰相二

晉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說築傅巖之野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若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雖有五德君猶日瀾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

君魚鼈啄君黍梁無此五德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若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用爲相三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爲之避寢 **原**史記曰甘茂學百家之說秦使茂定蜀還而以茂爲左丞相以樛里子爲右丞相樛里子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事武王以爲丞相使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甚敬之昭王即位樛里益尊 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昭王十六年而冉相秦魏人范雎譏穰侯越三晉以攻齊以此

設官部

尚書頁內卷六十四

宰相

時干說昭王昭王用睢雒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乃免相就封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又曰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又曰李斯為丞相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甚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又曰二世既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物理論曰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為二府焉

漢書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聞呂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卒五百人為衛衆人皆賀邵平獨弔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平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曰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將入相使者果召參參為相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患之請參遊後園幸相國召案乃反張坐飲歌呼與相和參見人細過專掩匿之百官皆歎 又曰樊噲為左丞相先黥布反時高祖常病甚

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又曰王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

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高皇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 又曰張蒼陽武人也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之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年百歲餘乃卒 又曰文帝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決獄一歲幾何勃謝曰不知又問曰

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曰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答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夫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耶于

是絳侯自知其不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相史記曰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丞相趙周坐趙周坐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漢書曰公孫弘淄川人武帝以弘為丞相丞相常以列侯為之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戶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餘財又曰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上疏臣行能無比容貌不及眾而不棄人倫者以聞道于先師自託于經術願賜清閒之燕以詩授昭帝為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

設官部
詳監類
宰相

又曰韋丞相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元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又曰魏丞相者濟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後敢入 又曰丙吉為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汚丞

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匡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 又曰王商為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單于來朝引見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之歎曰此真宰相也 又曰王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薛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並居位八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 又曰王嘉字公仲哀帝時為丞相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 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轡騎者戈絳掾吏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

設官部

尚書書

宰相

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黃閣 又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病上遣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輅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騅驄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賜歸田里思過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寮亦然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膳羞絡繹 獨斷曰相國自蕭何以後殆非復人臣之位 蜀志曰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魏明帝使張郃距亮亮使馬謖督

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為所破戮謖謝眾上疏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款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其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又曰顧雍為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雍即與相反覆究而

設官部

州盤領白卷六十四

宰相

論之爲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
所施設郎退告權權曰顧公懽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
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萬
或爲右丞相王蕃嘲或曰魚潛于淵出水吹沫何則物
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自出溪谷羊質虎皮虛受
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
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
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于日月多見其不知
量耳 晉書曰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位
持重不顯人之短咸推有宰相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

餘財 齊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盛有風
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
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唐書曰杜景儉
爲相則天常以季秋月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
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
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
相奪倫瀆之即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
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
相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

曰卿真宰相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 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者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 又曰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負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肅宗許令直事者一人假借同列之名以進遂為故事 又曰貞元九年詔丞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不言于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其必迭以應事皆從之 又

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錡領軍太原用錢千萬賂貴倖求兼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錡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有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又曰韋處厚為相時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臣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嘗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

固宜親重實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所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詔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言裴度勳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威帝皆納聽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橫議 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年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又曰會昌元年

中書奏請依姚璿故事宰臣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 因話錄曰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代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 又曰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高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參判 宋史曰趙普既相以天下爲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

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

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又曰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又曰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文彥博與弼同名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

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又曰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脩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又曰陳升之既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

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王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能曉事又執拗耳 又曰司馬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

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又曰馬廷鸞
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
辭度宗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
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
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
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元史曰耶律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
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
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
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

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置于死地鎮海粘合重山
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
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
之帝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帝
命楚材鞠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
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近侍曰楚材不較私讐
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帝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
幣及倉庫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
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
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又曰元阿散奏事畢帝問曰

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為右丞相阿散任左丞相

宰相三

原 阿衡 補衮 詩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注云謂伊尹也
有闕惟仲山甫補 言湯所依倚而取平也
帝賚 嶽降 高宗夢得說曰夢帝之言能補君之闕

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 **開閣** 杜門 公孫弘為

惟肖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周召** 蕭曹 旦夔 蕭何為相

陵周勃謝病杜門 **鼎鉉** 巖廊 易鼎黃 為股肱

參代之守而勿失 **乞骸骨** 君之御佐為股肱良哉 韋賢張禹為丞相並

請老乞骸骨 **伐西蜀** 張儀為丞相將兵二

賜金百斤 **擊匈奴** 十萬隨金牛道伐西

蜀金百斤 **秉國均** 執政柄之均

入北地丞相灌嬰擊之 **調元** 虞書咨四岳有能

翊萬樞 **納百揆** **熙載** 奮庸熙帝之載使

宅百揆亮采惠疇 **股肱** 虞書帝曰臣

隱元 **喉舌** 虞書帝曰臣

日 **鼎臣** **堂老**

成相 **鼎臣** **堂老**

姑賦集謂宰相為鼎臣 **黃閣** **黑轡**

李肇國史補宰相呼曰堂老 **宰相**

設官部 **宰相**

宰相

曰黃閣鄭元注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閣以示
 謙百官志漢丞相金印紫綬黃犀黑轎所以異車服
 于也百**風流**清白蓋自况也江左風流宰相惟謝安
 苞首貨殖不取到**探丸**夾筋外有命望命相杜衍為相
 門時號清白宰相**探丸**外有命望命相杜衍為相
 名然欲之致香案上有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人姓
 廢帝欲置之相悉書有清望官名內琉璃瓶中焚香祝天
 以筋夾之遂相得**判百日**遲十年中盧齊嘉話永徽
 蕭見其舅李基為夏司判官有吏押券三十字文融合為
 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相吏曰天符已下數日多少
 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宋真宗
 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
 者雖古稱立賢無方且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
 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
 為王子明遲我**金鉉銀青**元冕赤烏上唐劉禹錫代
 十年作宰相**金鉉銀青**元冕赤烏上唐劉禹錫代
 金鉉重名銀青貴服唐杜佑碑爰從**道問喘牛**
 鼎位光贊大猷元冕赤烏在帝左右

廳容旋馬

前上見三公李沆為相治第封丘門內廳事
 子孫此為宰相廳事則已竟矣其太監沆笑曰居第當傳

心卑體恭

辭和氣平

荀子曰縉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者
 士如不得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
 者不得罪於楚何也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每祿益厚
 而施益博位愈尊而體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韓
 魏公別錄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
 唯宰相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必動色必變辭必厲
 道常事如**不媿科名**大耐官職宋進士由鄉舉至
 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不媿科名者纔
 宜州之龍水人從其父遊宦寓籍江夏官州今慶遠府
 宜山縣言行錄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
 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知往觀
 今日聞昌武在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昌武入賀曰
 位未嘗除僕射自非春倚殊絕何以至此公復唯唯使
 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業之盛禮命之隆公亦唯唯使

人至厨中問有饋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
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覽鏡成字

夢碑列名

宋璟未第時覽鏡影成相字因此自負相
舉嘗夢有所見一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
未作者列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
記得姓下是烏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其子為鴻
漸因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名烏旁而曳脚也

紗籠護像 金榜書名 唐李藩字叔翰未仕時問卜于
問其故終不復言後有新羅僧言凡位當宰相冥司必
立其像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害也後藩至元和中
果拜相唐書崔昭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榜書人
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

包容仁傑 師服王曾 唐狄仁傑入相妻師德實薦之
于外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
嘗聞其知人太后曰朕之知卿久矣師德所薦也仁傑出
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師德韓魏公仁傑出
琦論近代宰相獨許裴度本朝唯師服王曾

兩端 王珪三旨 唐書蘇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
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宋史王珪字禹玉自執政至
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
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

名言 唐敬宗實曆中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度飲
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已于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
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元耶律楚材為相每陳
民生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
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
為名

函中龍骨 橋上鶻聲 廣異記僕射裴遵慶母
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于側時人
以為裴氏之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相 宋治平時邵
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鶻聲不樂曰洛陽舊無杜
鶻今始至天下將治則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
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不二十年上用
南人作相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用王安

設官部 開盤頂 卷六十四 宰相

味道

石雍言 再升三八 十拜四登 宋璟謝表再升台座

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人又職源唐

張延賞鄭略四人者章巨源姚崇李昉又呂夷簡張士遜

裴度宋朝三入者呂蒙正趙普李昉又呂夷簡張士遜

皆再入王曾前後輔政十年王旦為相一紀裴度十拜

相詔四 二十四考 九十八族 唐汾陽王郭子儀至

登帥增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盛有如此者

使加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調

和兩宮 分領三館 宋真宗得風疾詔自今軍國大事

堂親政皇后劉氏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

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立中宮非倚太子

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

安矣惟演承間言之后深納焉 乾德三年趙普監修

國史宋朝因唐及五代故事命宰相分領三館首相為

昭文殿大學士其次為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院大學

士 光輔三后 逮事四朝 宋韓魏公為相十年當仁

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社稷知無不為故能光輔三

后大濟艱難坐置天下于大寧公之力也 宋文彥博

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蒙

正一能 司馬六語 外議何如諸子曰大人為相天下

無事甚善但一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

誠無能但有一人為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 太后遣

內侍問司馬光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大臣有不悅

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壞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

或以合已語云若陰有所壞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

密啓 宋杜衍為相每內有降率寢格不行帝嘗謂歐陽

行不可告之外人知杜衍封還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

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沉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

言非何用密啓人臣有密 私第見客 夾袋求賢 唐初

德宗猜忌宰相不敢私第見客裴度為相奏云今寇盜

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

設官部 開監員約卷六十四 宰相

許之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贊罷謁見必
 問其有 何人 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
 相文武百官各 死蝗不賀 老鳳尚蹲 長編李沆為
 稱職者以此 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請率
 蝗真宗使人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百官賀公獨以為嘉祐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
 軒筆錄曾公亮自嘉祐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
 而精神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
 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 餓鳥臺上噤無聲未幾公亦去
 又宋時以丞相為老鳳翰林學士為大鳳紫微舍人為
 小 兒 童 皆 誦 宦 妾 不 知 曰 司 馬 公 盛 德 大 業 不 績
 鳳 宏 模 兒 童 走 卒 皆 知 公 而 誦 之 至 于 斟 酌 元 氣 調 和 截
 羹 恢 然 有 所 兼 容 慨 然 無 所 顧 慕 用 力 勞 而 收 效 博 者
 其 知 之 天 知 之 非 兒 童 走 卒 之 所 與 知 也 又 蘇 東 坡 以
 詩 賀 司 馬 公 曰 兒 童 誦 君 實 走 卒 知 司 馬 按 聖 與 點 字
 也 前 宰 相 二 詳 字 賜 商 英 詩 示 趙 鼎 宋 朝 實 錄 時 久 旱
 忠 公 商 英 拜 相 之 日 大 雨 如 注 彗 星 不 見 上 喜 親 書 商
 霖 二 大 字 賜 之 言 行 錄 趙 鼎 為 相 上 御 書 車 攻 詩 宣

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
 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攘夷狄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宰相

三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設官部五 宰相

增 大學士

宰相四

原 仰成

言天子垂拱仰之而成化

光輔

爾光輔予一人

保衡

伊尹也言天下所取

翼戴

天子

彌綸

天地之道

寅亮

予一人

注意

賈曰

具瞻

駸駸

言總大政

佐命

予一人

曠位

危而不持

充位

張湯為大夫用事

不案吏

邴吉為丞相

不案吏

邴吉為丞相

不移書

漢薛宣

親小事

蜀志諸葛亮相

行故事

漢書魏相字

不亦勞乎

亮謝上下不

行故事

漢書魏相字

堯舜

堯舜

好觀漢故事

及便章奏

以爲古今

異制

方今

堯舜

堯舜

堯舜

堯舜

堯舜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宰相

其心伊尹曰予不克俾厥后惟父子相代元成並為

相漢代父子為相稱平良臣惟言此良臣國

政所圖國政之鎮撫四夷親附百姓奪印而代范維

內親附執柄而圖吾君以相予位奪印而代

侯印而代秦相也裁成天地輔相天地之道

道佐人主百揆時敘五典克從萬邦為憲庶

績咸熙立身于二八致君于三五三皇當

唐虞之聖繼夔龍之功當堯舜之朝居蕭曹之

任當三五之朝居二八之位國在乎相列女傳

逐者齊即墨之女也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齊相

婦亡造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與之語女曰夫

屋堅不堅在乎柱國家不安在乎相王曰吾國相若

何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此內此然後能成其

事王曰何謂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妻子是外此內此也

于齊而國一處乎內傳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

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名百揆時敘百揆時敘

四方享德尚書洛誥曰公勿替刑四方世享公之德也

謹按公謂以尹天下明德以藩屏周周公相王選建

尹天以治天下驚子云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得杜

然子堪得輕子王得七大夫以治天下而治湯得

慶誦伊尹且東門虛南門與世紀周平王元年鄭

下而夫佐以治天夾輔王室武帝與世紀周平王景

夾輔平王率諸侯毗輔王室薦劉銓文云明公允

力一心東遷洛邑也毗輔王室帝王世紀周平王景

設官東遷洛邑也毗輔王室帝王世紀周平王景

詞監貢納卷六十五宰相

保茲天子毛詩蒸天子是毗毛詩南保乂王家尚書康王躬是保詩

左右商王毛詩長股肱周室左傳云錫齊侯

格于皇天尚書君格于上下堯德光

威服諸侯淮南子云景陽浮酒被髮而

友五人尸子曰舜得友五人曰

友陪貳左傳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

王者佐呂氏春秋云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

皆其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民之服焉不亦御乎

釋白刑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社

稷器蜀志蔣琬傳云諸葛稱若金作礪尚書說命篇

旱用汝猶鴻有翼管了曰桓公存位管仲隰明見立

有仲父猶鴻之桃李莫援呂氏春秋過桓公曰寡人之

之垂于行者池淵不稅說苑云公儀休相魯魯君死

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富國安主太公金匱

富國安主調陰陽和羣匡主濟民蜀志下邳陳登謂

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正事之臣尚

伯之業下可以匡主濟民成五正事之臣尚

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設官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尚書卷之二十一

宰相

大災左傳初午謂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

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諸侯無怨天

國無盜賊道不拾遺韓子云子產相鄭為政五年國無

有援也雖刀遺道三日可酒肉不徹鐘鼓不解尸子

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史

趙良說商君曰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魯語李文

然茹羹拔葵見布逐婦史記公儀休為魯相茹羹而

婦逐其一夫不得所引為已罪命尚書說天下不得所

若已推之鹽鐵論云禹稷布衣之士思武丁時有甘

盤尚書君太戊時有伊陟同管仲相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論語憲五穀相秦繆三置晉君一救荆

禍良說商君傳仲尼相魯敵國之憂晏子春秋云

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暇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

魯若何對曰君不如陰重孔子說以相齊孔子強諫而

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子產相

鄭無諸侯患說苑云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顯頊

十五佐黃帝而治天下昔者顯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

行之學黃帝而治天下昔者顯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

道而治天下昔者顯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

荆道而治天下昔者顯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

甘羅年十

開盤類卷之六十五

宰相

五

二相秦史記甘茂傳云甘羅十一事秦相文信侯

尹放太甲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

周公抱少主呂氏春秋過以聽伊尹之訓復歸于亳

成復子明辟尚書洛致政成王禮記明堂篇曰周

以周公勤勞于天下封增金甌覆名每命相皆先

御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置案上覆以金甌會太

子然時兩非崔琳虛從願乎上金筋表直宋璟為相

曰然時兩非崔琳虛從願乎上金筋表直宋璟為相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禮引坐與語自是羣臣效之折節自公始云宣威馳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譽唐閣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

應變守文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天所以佐唐之務宋

善謀能斷規隨之相繼也後魏邴者以寬嚴之

相成也後魏邴者以寬嚴之名教

相成也後魏邴者以寬嚴之名教

相成也後魏邴者以寬嚴之名教

相成也後魏邴者以寬嚴之名教

相成也後魏邴者以寬嚴之名教

相成也後魏邴者以寬嚴之名教

相成也後魏邴者以寬嚴之名教

相成也後魏邴者以寬嚴之名教

相成也後魏邴者以寬嚴之名教

相成也後魏邴者以寬嚴之名教

儀 十事要君 唐元宗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

干為治乃先設十事要 三事問客 宋李昉為相每見

有疾苦為政有術業時政有向缺失按 公門桃

防字明遠三人入翰林兩入中書諡文正公 姚崇

李狄仁傑嘗薦張柬之為相又嘗薦姚崇桓彥範敬暉

門矣仁傑曰薦賢 省門絲竹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

為國非為私也 省門絲竹 垂蔭至廣相傳夜聞絲

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木又相國李石

河不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至堂舍屋脊一枝

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 進言賜酒 唐李

皆登宰相惟贊天子之德憲宗欣然李絳曰今日西戎內

李吉甫盛贊天子之德憲宗欣然李絳曰今日西戎內

誼烽燧相接誠陛下焦心求濟之時詎便高枕而卧哉

宰相也遣使者賜餘醪酒 入見賜茶 相編先是宰

必命坐賜茶有政則面議之范質等自以前朝舊臣

稍存形迹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旨而回

列書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寢多 夢授二筆 太平廣記

或至日晏命坐賜茶之禮亦廢 夢授二筆 五代唐末

帝時馬裔孫赴闕宿邏府其地有神祠夜夢神手授二

筆及為翰林學士裔孫以為契夢筆之兆治入中書上

事堂吏奉二筆 夢賜半臂 宣室志貞元中相國賈參

如夢中所授者 夢賜半臂 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

宗召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默念曰臂者庇也大邑

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以其叨居顯位將給半

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被股肱之木也今公

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

拜中書侍郎 閱表得名 宋景罷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

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即為朕思之因觀文臣

奏表一閱而得其名即以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

上簿注名 唐昭宗時鄭綮好詆諆多為後詩譏嘲時

有司上簿遂客至縈搔首言曰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既而賀客至縈搔首言曰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事可知矣累讓 名震四夷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

不獲乃視事 名震四夷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

設官部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

入中書度狀貌不踰中人而神觀爽邁操節兼兩鎮
 守堅正名震四夷用不常為天下輕重
 宋王安石上韓魏公書寵辭上宰榮歸
 故鄉兼兩鎮之節旄備三公之典策
 不負天子唐陸贄為相所言
 均曰君才不稱此官尹
 太過對曰吾上負
 天于下不負所學
 客通族由是遠近爭趨之至有姓胡令者溫庭
 筠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嘗市恩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嘗知出于公
 可不牢籠天下士使何出於門下公曰但願
 朝廷進用不夫失正人何必使知出我門下也
 傳五代和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歲名在十三及
 第十三人登第謂曰君文冠知非常人也至放榜亦以
 老夫衣鉢耳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時有獻詩
 者曰從此廟堂添故
 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門閥不墜
 宋李昉子宗諤字昌
 武景德中為翰林學

士至右諫議大夫卒真宗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
 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曹彬家耳
 顏溫語宋李昉為相有求差遣者見其材可取必正色
 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或不足收用者必和顏溫語
 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用者既失其望又無善辭
 此取怨也
 嘉謀偉望
 宋范魯公贊嘉謀偉望三時稱名相
 可為宰
 不為驕侈
 王旦為相以儉約率子弟使不為
 相矣
 太盛為懼其可
 不傲寵澤
 書未嘗以姻戚徵寵澤
 與寒士爭進取
 得宰相體
 趙康靖公歐陽公琦為相嘗以姻戚徵寵澤
 曰問集賢談典故則曰問東廳談文學則曰問
 西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入以為得宰相體
 相言宋薛簡肅公奎天禧中為江西發運使薛王文正
 曰真宰
 可方安世
 長編宋元豐二年神宗嘗謂輔臣
 曰曾公亮謹審周密中外無問受
 設官部
 崇盛貞心卷六十五
 宰相

遠過周公

言行錄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

周勃霍光姚崇宋璟歐陽公易曰進退之際

遼使却

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議自止過周公遠矣

立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見

入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

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

遼使問安

宋富弼早有

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遠

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宰相五

原箴

晉陸機丞相箴曰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

愛簡則易遵網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

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

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

而惟牆隔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

適而不追存亡日鑿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

照其身

原碑

晉袁宏丞相桓温碑銘曰文武開基尚父定王佐

之弊宗周不競桓公弘九伐之勳脫履於必濟之功忘

懷於屈伸之會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於萬物遂復改

謀迴慮策馬武關總轡丹拑之塗揚鞭終南之嶺兵交

則戰無全敵勸義則襁負雲集從以懸軍輕進因蓄靡

儲而豺狼懼殪保固窟穴乃方軌迴轅反師凱入雖奇

功大勳未捷於一朝而宏模神略義高於天下公惟秀
傑英特奇姿表于弱冠俊神朗鑒明統備于成德巾褐
衡門風流推其高致忘已應務天下謝其勳業輔相兩
朝而通運之功必周虛中容長而方圓之才咸得道濟
而不有處泰而逾約可謂固天將縱生民之傑者也銘
曰美盡黃裳道暢伊呂哲人應運命世作輔卓卓英風
略略宏宇亮心高列俊神間舉忘已濟物撫化翼世河
洛澄流華梁卷翳俾我仁公弘道作鏡如何不弔雲巒
落映 晉孫綽丞相王導碑文曰公胄興姬文氏由王
喬元睨陶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

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元性合
乎道旨冲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温煥侔于冬日
信人倫之冰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
德不建神轡再絕獫狁孔熾凶類叅起公見機而作超
然元悟遂扶翼蕃王宣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羣后之望
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於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
拱已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
簡之改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
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已以招巖
穴之後逍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

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
功而勳舉非夫領鑿元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
動與理會者哉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
文曰黃曲之祀九井尚慙洙水之堂七賢猶在豈非德
含體氣神降空桑蒸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貴德公諱
某蘭陵人皇帝之長兄也命世降靈峻極開著宗百川
而成海倍萬俊而為英為南梁北秦二州刺史陽陵黑
水改號難堪加以岳牧遷迴軍民徙散同高闕以為塞
象玉門而置關三尉寢謀六屯罷業功同疎勒之守備
甚即墨之堅圍公臨危制變殷如敵國是以六角摧鋒

兩賢鑿鼓指撝則破勅敵叱咤而靜邊塵公德應大賢
照惟殆庶如鐘資叩似鐸發聲含朝陽于千仞散風行
于萬頃神武所向士卒忘水火之難篋醪所驅小大一
死生之志微管之風餘芳無絕人畏其神德音不泯梁
秦二州刺史宜封侯條刺舉漢陽親覩遺愛有表請立
碑置廟天子許焉反宇飛風伏檻含日參差丹桂周流
紫房躡胝刻獸下臨網戶菡萏荷花傍連屈屋庶使邊
韶所立之石豈稱高于陳郡袁逢所勒之字非獨擅于
華陽乃為贊曰帝圖開道皇源配天功書綠字事燭青
編天漢之陽黑水惟梁如仁永播流詠寧忘扶風高碣

名伯甘棠餘芳無泯望古可方構斯象室循茲洞房琉璃照戶璧玉開堂秋條下葉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朝漿 又丞相長沙宣武王碑銘曰金表龍符綠地龜圖且稱瑞漢實曰開虞於昭帝緒蟬聯厥初有微元水亦作司徒重檐偃蹇曲注逶迤重攄鳳翥桂棟蓮披文檀晚麗采節晨輝春藤絡戶寒菊臨池惟馨惟德無絕于斯 梁沈約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曰世載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峰冠於削成公自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閭闔而上馳迴風颺于襟袖宅山川于懷抱爰初弱

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開飾禮賢之館杞梓備收罄滋蘭之畹旣駕朱轡又敷袞職升降軒陛率由孝敬謙以備物貴以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旦華裔在庭執玉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聳猶單于之懼王商羣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輶德必從譬由吠澮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保翼三善弘正九伐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大德風邁其美雲從事貴愈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列辟冠

冕羣龍周實多祐漢有餘慶奕奕皇族於斯爲盛公之
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庶邦作詠 梁任昉丞相長
沙宣武王碑曰玉映藍田金鉉之望已集木秀鄧林輪
轅之用先表值戎寇貪憚羈縻失道憑凌雉堞逼迫濠
湟都護之威旣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晨析易子朝餐
乞師援絕飛書路阻公內定不戰之奇外騁必勝之略
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旣寢折膠之術北遯燕
然將空漠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贊就賦
夷歌成章 增唐張說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曰源深
自虞派別從吳辟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聳岳瀆冥

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办攢植
文鋒迅驅纜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
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
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
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
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
辱齊組旣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側
旒宸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
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
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銓能敘事理鬱詞敷求

舊銘實慙殫而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元載故相國杜鴻漸神道碑銘曰陽驕必折陰勝亦邪剛柔雜居賢醒之家堂堂衛公舍和用中爲保自易當難不逢首陽誠拙柱下非工舖糟末位致命危邦自西徂東足趺頭蓬簡稽衣食賦政理戎經營指揮雲合風從定計翊帝革暴鋤凶退殊獨潔進不爭功出征入輔計文經武洗蕩三蜀雍容兩府神邁形扁思深志遠封禪留草東山不歸台光折耀白晝徂輝依仁孔夙履信不暮自天之祐宜無悔怒天之荐瘡時丁耗斲如魚思涉若

廢網罟或歲大旱孰爲霖雨生公則惠喪公何苦形有必行死無不之誰存封域誰制喪期平臯漫澶野蔓離披延陵已達弋者何知

原 誄晉陸機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曰根條伊何苗黃裔舜長發有祥貽我祚胤劉王負險寇我西隣公侯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元王隕難鯨鯢墜鱗戎漠時殪方域清塵 又成公綏魏相國舞陽宣文侯司馬公誄曰應期降命篤生我公九德聿修百行兼通文皇踐位龍飛天衢協贊大命啓迪靈符光我聖主齊德有虞受茲介祉封國建畿入總納言敷化衡機出登

上將奮武明威皇輿省方作鎮于許旌旗旣反撫我荆楚巴蜀作寇侵我邊疆乃眷西顧董統雍涼丹麾所指莫之敢抗仁濟宇內威攝外荒流惠零雨齊美甘棠加命九錫尊位相國比王齊魯以崇殿禮

增制宋蘇軾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制曰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于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祇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元閻復丞相阿朮贈謚制曰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

將門出將三持分閫之權緬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并國公謚武宣阿朮英才間世勇略邁倫當先皇大理之征佐迺父雲南之役靖蠻荒而平交趾拔襄漢而下江南鳶瘴揮戈萬里若衽席之上龍驤飛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一之圖式副元勳之號按禮寺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之恩於戲青史屢書諒騰芳之有永黃河如帶尚流慶于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定

增論唐李德裕近代良相論曰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頽騫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恩義至重實先于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誘救其患難而已雖瞽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辨固未可

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邪讒之患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凋藜藿由其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為寶也廉而不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好古洽聞應變睿敏幾可以成務而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用於艱危以盡天涯雖劒光不沈而鸞

翻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歿不瞑
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余亦同病莫保
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勿黨稍
息以俟知音耳

增記唐李華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
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
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
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
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

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之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贖道
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
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畜王澤
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
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
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
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爵紊
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
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
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斯堂者得以行之故

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道變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誠無罪記者 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

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燿燿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撒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青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

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于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怛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隨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負而全身者亦無所取也

增傳唐柳宗元梓人傳曰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

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大學士一

增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爲祭酒其後無聞唐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負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王學士之名始於此至宋皇祐元年詔特置觀文殿學士寵待舊相今後須是曾任宰相乃得除授時賈昌朝

由使相除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大學士之名自此始 宋會要宋朝官制有殿學士閣學士雜學士又有待制殿撰修撰直閣殿學之名有觀文有資政有端明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觀文殿大學士惟曾任宰相者乃得除觀文殿學士以寵輔臣之去位者資政殿大學士亦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之久次者始除後拜僉樞者多領馬閣學士雜學士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勵行義文學之士專以備顧問其次與議論典校讐得之爲榮選擇尤謹 明太祖即吳王位建百官置中書省遂以

李善長爲中書省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洪武戊申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兼少師徐達爲右丞相統六部事庚戌召山西參政楊憲爲右丞陝西參政汪廣洋爲左丞憲尋被誅辛亥春正月太師右丞相李善長致仕以左丞汪廣洋爲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右丞相己未十二月汪廣洋謫海南至太平暴卒庚申胡惟庸伏誅遂罷丞相不復設而析中書省爲六尚書歸其權于六部時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常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啓奏署翰林院兼平駁

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設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以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壬戌冬十一月戊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時未有內閣掌機務者至成祖靖難後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重上所與謀羣臣甚祕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宗右文過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取報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

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闕預豈非無
專職由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及景憲大
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真相矣 天順中大學士李賢建
議請專選進士科充翰林院官遂為制自後非進士起
家不得居翰林為孤卿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宥
密 內閣臣不由甲第者楊士奇以薦辟胡儼陳山張
瑛以鄉舉其初不由翰林者黃淮以中書舍人楊士奇
以審理正胡儼以桐城知縣金幼孜以給事中俞綱以
審理正王文薛瑄俱以御史李賢以吏部主事劉宇曹
元俱以知縣袁宗臯以長史張孚敬以刑部主事桂萼

以知縣方獻夫以禮部主事夏言以行人此外無不由
翰林入閣者 憲章類編曰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
生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為禁革俾永
不得設丞相貽謀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
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于吏部各相鈐制
其防尤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
於六卿而口啣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
矣故中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霍韜曰考之漢朝凡為
賢相皆由郡守考之宋制凡為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
知閭閻之困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則

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大學士
楊一清亦由巡撫而轉吏部已選入閣矣是誠立賢無
方善能變通者也宜裁為定制永世遵行

大學士二

增名山藏曰楊士奇為人秉謙執虛薄利篤義歷事四
朝四十餘年論事持大體不苛細薦進人才博詢廣訪
先德後能無所私庇有大政大疑眾論紛紜徐出一言
莫不快慍 楊榮歷事四朝善承人主意肯靜而正之
與楊士奇楊溥協恭輔政天下稱為三楊 楊溥立朝
四十餘年恭慎謹畏雖御史卒亦不敢慢每議事決疑

舍已從人略無吝躁天下稱曰南楊 名臣記曰薛瑄
河津人天順中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時曹
石專用事遂引疾去四方從學者日眾學貴踐履不務
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皎潔于富貴
利達泊如也 李賢鄧州人為大學士事英宗憲宗練
達政務不屑為小庶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輓年富王竑
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顏彪馮宗諸文武才臣皆得
其用 商輅淳安人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試廷
試皆第一景泰三年入閣天順元年除名成化二年復
入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

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嘗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輟因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立命去西廠獻徵錄曰弘治改元命徐溥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三典禮闈所得多天下名士溥未去位時已多躋顯位餘姚謝遷與溥同陞內閣時以為榮又以劉健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凡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與李東陽謝遷同心輔政上方倚任入告之謀多所嘉納終弘治十八年海內晏然稱治 明實錄費宏恭慎謙抑明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凡三入內閣以功名

始終云 明名臣言行錄嘉靖中徐階繼嚴嵩為首相書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 李春芳傳春芳與徐階同心輔政力振頽靡受顧命事穆宗皇帝于諒闇誅左道錄言官蠲逋負中外欣欣以為太平復見 皇明盛事述曰內閣李賢楊廷和父封少保劉翊嚴訥黃淮父封太子太保李春芳父封太子少傅張四維父封少師獨張居正父自少保少師以至加特進左柱國凡四膺誥命而嚴訥李春芳張四維張居正皆具慶嚴李皆得歸政終

養

大學士三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今言曰今閣臣一人領四官非禮也景泰時陳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馬愉神道碑曰愉卒特簡師保例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夫禮部尚書自前文武大臣贈官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蓋出特恩也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四入內閣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三總三邊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盛事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初以嘉靖中張季敬夏言俱四入內閣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楊文襄一清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致仕少傅大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名動天下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稱社稷臣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早遇聖君名動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天下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履端嚴臨事有執可稱社稷臣矣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考滿勿改外任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朕自訪得一人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任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岳正傳曰英宗復辟召見文華殿既出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入奉絲綸出

一

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人乃岳正也

清鑑類考卷之十五

從羈勒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名臣論曰胡廣金幼孜

入奉絲綸出從羈勒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又曰李賢遇曹石翼以行權商輅處永

壽昭德兩宮間順以濟險可謂難矣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達國體

揮斤游刃遇事立斷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名臣論曰西楊士奇玉

質金相通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榮揮斤游刃

繩愆糾繆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剛方正直

明紀洪熙元年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名曰繩愆糾繆論之曰

卿等皆國舊臣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凡政事有闕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失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於再三言

謚曰文清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可謂明潔

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退不慕戀勤學問可謂文矣

歸潔其身可謂清矣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得行故法于去其手進

肩輿登萬歲山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逸殿

名臣記曰黃淮為大學士請老歸賜遊西苑與公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設官部

崇恩賈為卷六十五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大學士

皇明盛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大學士

皇明盛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大學士

皇明盛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大學士

皇明盛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大學士

皇明盛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大學士

皇明盛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大學士

皇明盛

一

翼以行權順以濟險

大學士

皇明盛

典述曰嘉靖十五年端陽節上幸西苑命大學士李時
等候于崇智殿遣中書賜艾虎花繒百索牙扇等物既
而上御龍舟命時等各乘舟給酒餼命樞夫際時等舟
近龍舟而行向蕉園遊邏至澄碧亭復宴無逆殿時等
各稱謝上壽 際昌辰 領班籤 揚廷和 行狀廷和少
盡歡而罷 際昌辰 領班籤 揚廷和 行狀廷和少
會試下第世父瑄夢宏入國于監領班籤乃彭時故物
也宏果狀 給輿皂 受美珠 黃佐大學士梁儲傳曰
再乃可其奏月給米八石歲發輿皂八名遣官護送乘
舟還鄉蓋異數也復降救褒之曰張九齡之忠蓋而不
竟其用崔與之風槩而不久于朝以卿視之可謂並
美 維風編曰楊文襄一清為相時人有饒美珠一斗
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
所受珠分勞之授之地頃刻立盡蓋以天下財為天下
用即比于一 介慎廉靜 風流儒雅 雙槐歲抄曰弘
堯于位槩其生平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其好學一也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

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維一園其蕪靜三也
叢說云李東陽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聚其家
談文講義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 片言遇
一時風流儒雅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主 舊學受知 明名臣言行錄曰張璠桂萼以片言遇
強墓誌曰公負公輔學久以舊學受春知上所注
意其厚士咸新之謂關陝地靈二百年始發于公

大學士四

教明宣德三年敕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
士奇等曰卿等祇事祖宗多歷年所嘉謨讜議積勩勤
誠朕嗣統以來尤深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
春秋高尚典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
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畀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

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
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至意欽哉 嘉
靖元年敕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曰卿資稟醇正器識恢
宏粵自早年究心理學上探河洛之傳登名賢科蜚聲
藝苑勞勤懋著聞望彌隆遂以碩德長才受知于我孝
宗皇帝簡自眇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不詭不隨培植
人才愛惜善類宣達民隱慎守彛章延訪于便殿賜問
于平章危言謹論裨益弘多是以致弘治十有八年之
間政事清明實惟卿與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于顧命

之際推誠付托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切勞瘁故當
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曲為匡救其毅然不可
回之氣往往形於辭色釐革宿弊斥逐羣小直道難容
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奸橫加讒抑旋
復昭雪人皆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全
名盛福求之當代實鮮其倫維昔宋之名賢如司馬光
文彥博輩皆卿鄉哲揆其始終進退之大義抑亦不多
讓焉朕嗣承大統圖新治理顧茲尊賢優老之典誠不
可緩唯卿累朝舊德實軫朕懷矧夫公論明揚至再至
三亦可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敕至家存

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用
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
天下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 萬曆九年以少師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年八十遣行
人賜敕諭存問曰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問道更
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之
典曠言耆碩著有勲庸世咸仰為達尊朕豈靳于殊數
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清華歷試功于盤錯
簡知皇祖晉陟台司履忠順以事一人持廉節而先百
辟當檢壬之旣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污而仕路肅清

獎忠直而真材彙進申明典制多安邊定國之籌默運
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上德于
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
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黃扉遽乞閒于綠野後先多績
朝廷資其典型終始完名寰宇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
爾壽康屆茲八旬斂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
世之禎祥朕祇適先猷追維舊德粵稽功載申錫寵章
茲特遣行人涂時相齎敕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
絲蟒衣一襲綵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
勤箴儆不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

宗工不殊前哲其茂綏繁祉慎保修齡尚謀黃髮之詢
用慰蒼生之望欽哉

禮記明沈一貫內閣藏書樓記曰我國家崇古右文繹
天闡聖自高皇帝龍驤宇內索韉未藏而購書之令四
出海內學士抱典冊而馳赴蓋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
彬彬焉而高皇帝稽謀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初而
熙皞之業已建何啻陋漢祖馬上之習即歷朝明辟詰
后號能表章者何以當也成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購
遺書尤爲繁滋朝宇旣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
偏樓其中而藏之累朝承平潤色鴻著故迄今言藏書

者必稱內閣天琛夜玉璀璨煜燿上與東壁西奎齊光
接彩古所謂天祿石渠圖書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麗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阻絕無所質問即其閱鉅
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所校錄止矣以方今茲豈復能勝
之哉顧禁庭嚴密百僚希覲獨二三元僚奉詔入閣參
萬幾備顧問者僅乃鏘翔其間然闕上帝之冊府鈞天
廣樂輶輻殷殷難言之矣臣惟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
萬方之圖籍鱗次川委隸首不能舉其數凡庶府之珍
儲百司之淵蓄豈不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
內閣藏書若斯之祕環以清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

聖賢英哲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帝明王治亂興亡之所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聖明迪啓神智而輔臣者又日侍幃幄朝夕納誨俾得優游縱觀庶可對揚休命佐成熙朝之學而宣文明之德化哉

增疏明徐階謝入閣疏曰黃扉視草任重絲綸紫殿宣麻輝騰台斗自顧一介賤庸之質誤蒙九重特達之知竊揣分以凌兢式銘心而感戴恭惟皇上至仁大德上協元穹偉略英謀遠同皇祖定一代之制儀章煥著乎堯文計萬世之安征討懋揚乎殷武機宜立斷詔令親裁難照弘敷民隱物情之畢燭乾綱獨攬吏才戎政之

咸新夫建大有爲之功宜簡不世出之佐如臣性資柔闇學識迂疎誦載籍之陳言無裨實用守信果之小節莫贖宏猷方虞黜罰之加顧拜延登之及入參閣務出綰部章貳鈞未遂乎忱辭兼秩更承乎寵授文非陸贄何以增黼黻之華望乏馬光奚足繫國家之重况越此而周而召又進之爲臯爲夔仰企前修雖幸遭逢之適類俯惟小器實慙經濟之無能此臣所以聞命而震驚拜官而僂僂者也臣敢不激昂夙志捐委微軀祇竭寅恭之衷擬酬高厚之造伏願因愚臣之不足任益舉羣策而用厥中念人才之難求全姑取所長而矜其短內

安諸夏外服四夷聖壽萬年曆數邁軒虞之久皇圖一
統提封兼周漢之隆

增銘明商輅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彭時墓誌銘曰鳳
山龍岡儲精降神篤生才賢學貫天人名魁甲第望隆
縉紳官居密勿職典絲綸謨謀啓沃迪知忱恂歷事三
朝執心忠純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吁嗟文憲無愧師臣
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
文端陳以勤墓誌銘曰有曜列星淪精少傅夢而公生
墜而公仆天啓我公篤我明祚衆圓獨方人趨我駐潛
龍在淵如翼斯附飛龍在天如霖斯雨矢其謀謨去其

媚妬美和樂諧牖納巷遇示我師表式我王度朱紱方
來歸田早賦明哲煌煌靡有他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西水道遙濠濮同趣帝念舊臣乃眷西顧養年上尊載
沾異數令名考終前昌後裕羔裘狐袖傾軻載路先幾
如公誰與並鶩穹然者封鬱然者樹巢有鳳凰穴無狐
兔于斯萬年亦孔之固

增詩明李東陽賀彭閣老詩曰吏部銜清帶翰林路隨
仙步轉高深人間別有登龍地天下空勞仰止心瀛海
新波添夜雨玉堂喬木長春陰歸來更覺門如水不受
車塵半點侵半生名行重儒林吏隱官曹歲月深文靖

舊無旋馬地敏中原有耐官心川原暖入三春雨殿閣
涼分六月陰欲效禹偁書院辭向來官序敢相侵邊
貢送少傅楊一清節制三秦詩曰帝夢非熊舊起邦側
思賢佐隱京江三邊羽檄來金殿九色龍函到石淙范
老甲兵胸有萬李侯才氣世無雙臨戎制勝尋常事蚤
見邊城築受降三十年來四入關土人迎拜想開顏
風雷晚送蛟龍雨藜藿春藏虎豹山已遣北門歸鎖鑰
更從西海弄潺湲寥寥蜀相千年後伊呂誰當伯仲間
唐順之壽張相公詩曰帷中運策九州清共說留侯
在漢京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

承顏色酋長西番識姓名却望上台多氣象年年長傍
紫宸明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